

高质量发展的六大支柱体系

刘世锦

促进要素流动

为什么要促进要素流动？促进要素流动首先要界定产权，开放权利通道。一是资源配置可以优化；二是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。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估值，有还是没有，差异很大。能否具有流动和交易（转让、抵押、担保、处置等）权利的物品，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估值差异巨大。中国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是不是人多就一定会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？不一定。首先是要推进市场化，形成一个有效的市场，然后加上人多的优势，才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。从市场角度来看，改革开放以来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，但是要素领域只是半个要素市场。比如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展迟缓，宅基地转让受限，小产权房等遗留问题还存在。这些问题反映了要素流动过程中城乡土地权益的不平等，城市居民国有土地的房屋可以交易，但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。财产权益不一样，估值不一样，收入也不一样，这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除此之外，有一些产业特别是基础产业，市场准入受到限制，仍然存在不同类型的行政性垄断，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性保护等，限制了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，也限制了一部分人财产性收入。

增强聚集效应

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，就是通过要素集聚提高效率，即集聚效应。产业集群等都是集聚。最近几年，人们讨论一个问题，互联网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还需要集聚吗？大家感觉面对面还是很重要，疫情以后这个感觉更为明显。数字技术发展并没有改变“面对面”交流的优势。还有人认为，拥堵等问题可能在某些地方、某些环境存在，但是总体上仍然是集聚不够。所以对城市来讲应该是“小疏解、大集聚”。像北京周边人口和产业仍有较大的集聚潜力，将会形成数千乃至上亿人口的城市带、城市群。

经济集聚有“三度”。一是密度，单位面积聚集了多少人、资金、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；二是频度，人员和车辆的流动频率，电话和邮件使用频率等；三是浓度，受教育的水平、技术附加价值的水平等。总的来讲，还是要通过提高“三度”增强集聚效应。

突出原创驱动

经过多年的引进消化吸收以后，可利用技术大减少，已经到了再创新阶段，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，同时出现了“卡脖子”问题。有些人说，中国原创可能不占优势，我们搞应用就行了。

如果你的原创是二三流的，你的应用能变成一流吗？因为原创是个背景板，你的基础不行，把应用变成一流长期看也不可能，特别是不能成为一个前沿性的创新型国家，所以原创的问题一定要解决。

最近很热的一个事就是chatGPT，说中国落后了，原因何在？疫情引起的封闭，还有中国缺少资金，平台企业的信心不足等。以前我们认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还不错的，但是现在落后了，能不能赶上呢？最近大家关注技术领域“卡脖子”的问题比较多，我认为比某些领域“卡脖子”更重要的，或者说更大的短板是基础研发、源头创新不足，所以下一步讲创新的时候要突出原创，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的。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。大学和科研机构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发现前沿突破、源头创新的环境，主要是自由探索的体制、机制、文化和学术规范，建立起学术共同体规则。

chatGPT 出来以后，大家在思考：这个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机构，最初就十几个人，为什么做这个事？因为兴趣和热爱。现在科研环境要么缺少动力，要么过于短视，急功近利。所以，中国源头创新上要取得突破，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
要关注新技术革命的特点。过去我们科研分为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产业化应用等若干阶段，但是

近几年，特别是新的技术革命背景下，这种划分已经过时了，所谓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产业化应用分不清、分不开了。有些看起来是市场竞争中的问题，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前沿的问题，突破了，很可能就是诺奖水平的成果。这个新的特点我们要重视。要把市场化研究、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产业化应用融为一体，在这个基础上重视科技性骨干企业在原创中的引领作用。

提升人力资本

高质量发展依托于高素质人才。高素质人才是多层次的，既包括顶尖科学家、管理者，更包括大量工程师、大国工匠。在人口总量拐点出现的情况下，如何由人口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，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拐点，就是人口出生率降低。从消费方面看，现在生存型消费水平基本稳定，重点是要转向发展型消费，特别是医疗、教育、社保等，要使消费结构升级与提升人力资本融为一体。

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近3亿进城农民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安顿下来的问题，有的在城里待了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，但住房在哪儿？社保问题怎么解决？疫情期间，收入下降，但是储蓄还在提升，原因就是预期不稳，社保的稳定功能不够。需要相应推动教育、医疗和公共卫生、社保、住房等领域的改革。以近3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。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人

群人力资本为重点，着力促进发展条件的起点平衡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稳步推进共同富裕进程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中心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。不仅要提升国内的人才水平，还要留住人才，吸引更多的国际高水平人才。

坚持韧性开放

面对逆全球化冲击，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。

坚持全球化符合中国长期利益，符合全球发展趋势，首先自身不主动脱钩，反对外部势力的脱钩断链，也要抵制内部的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。

面对外部脱钩，要实行积极的“备胎”战略，保障国内循环在特殊情况下不被打断，同时力争打破原有行业垄断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，如操作系统、芯片等。

从现实看，开放是针对脱钩的最好武器。需要实行更高层次的“引进来、走出去”战略，继续深度融合全球分工体系。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、安全性、韧性和灵活性，不搞一刀切，对国际上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策略。

全面客观观察、分析全球化走势。把国际上有些政府、政客、专家所说的，与企业、市场、民众实际所做的区分开来，如中美贸易量在打压下仍在增长。推动制度规则型开放，占据全球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的制高点，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，在新形势下的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发挥支撑和

引领作用。

数字绿色转型

这一点中国和发达国家基本同步，差距不大，部分领域具有优势，怎么形成竞争力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。以增量优先、稳步替代存量的方式，逐步实现数字和绿色转型，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数字化改造，同时要积极倡导引导全球绿色治理。

打造这六大高质量发展的支柱，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。中央提出“干部敢为、地方敢闯、企业敢干、群众敢首创”。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，企业家和地方官员，主要是地方主要负责人。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。当前，企业家预期弱、信心差，地方官员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，要么不作为，要么乱作为，如层层加码。这个格局不改变，即使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还有潜能，但也释放不出来。如何让这两台发动机不熄火，还能转得快一些，要有一些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。为此，在顶层设计指方向、划底线的同时，鼓励地方、基层、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短期内看不准、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，可以在地方、基层先行先试，通过试错找到对的办法，总结提高后再大范围推广。📌

本文系作者在“以结构转型推进高质量发展”高峰论坛暨《结构转型》新书发布会上的演讲。

（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）

责任编辑：张莉莉